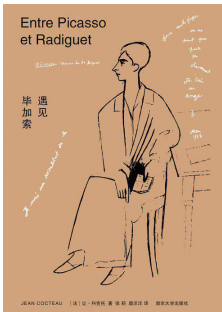


为天才制嫁衣的天才收割机

【文/谷立立】

书评

>>>



《遇见毕加索》

作者:[法] 让·科克托
出版社: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关于让·科克托,最经典的形象莫过于1949年菲利普·哈斯曼为他拍摄的肖像。照片中,科克托就像无所不能的超人,从身体里伸出6只手臂,抓住身边飘过的一切:诗歌、绘画、戏剧、小说、电影、设计。这样的他放在今天,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。不过,科克托最满意的显然不是写过多少诗、拍过多少电影、有过多少辣评,而是发现。常常,他动用超前的头脑、敏锐的眼光,去寻找那些战战兢兢徘徊在槛外的新鲜人,然后弯下腰去扶起宝马,带着他们一步步走入艺术的殿堂。

《遇见毕加索》写的是“遇见”。科克托一生有太多“遇见”,每一次皆可铸就一个传奇:10来岁与普鲁斯特的交往、27岁与毕加索的偶遇、50来岁为让·热内的辩护。然而,在林林总总的“遇见”中,最令人难忘的还算是他和毕加索的友谊。1916年,科克托与大他8岁的毕加索相遇,随即惺惺相惜,彼此交心。1917年,在佳吉列夫的要求下,两人与作曲家埃里克·萨蒂一起创作舞剧《游行》。阿波利奈尔说这是“超现实主义戏剧”,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绘画与舞蹈、造型艺术与模仿表演结合在一起。

显然,《游行》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天才头脑碰撞出的火花。不过,在成为十项全能的“让·科克托”之前,他首先是个诗人。一生作品都是诗,小说是诗、剧作是诗、绘画是诗、电影是诗。就连艺术评论,也似乎裹挟上诗的轻盈,让思维变幻着、跳跃着,穿行在密布意象的丛林中。至于画家,当然也是诗人。就像科克托所说,只有精神才能辨认精神,只有诗人才能读懂诗人。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对毕加索青睐有

加,笃信他是诗人型画家,而不是文学型画家,因为“他(毕加索)的确确站在文学型画家的对立面。再没有什么比行话和现代批评更让他觉得荒谬的了”。

对现代主义的抵抗,是描述科克托的关键词。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,他从来没有真正“现代”过,并且一直站在“现代”的对立面。较之繁杂的艺术流派,科克托更在意真正“法兰西的法国音乐”。在他这里,真正的艺术就是诗,不需要太多实用性,却能让人眼前一亮;既不欲取悦于人,又时时考验着你的耐心。“艺术的作用在于捕捉时代的意义,并从这种实用的贫乏之中汲取一剂解药,用以对抗鼓励多余的无用之美。”毕加索和他的立体主义画作,正是治病强身的良药。因此,不管科克托心里装有多少傲慢,不管是嘲笑印象派的自我陶醉,还是挖苦野兽派的东方做派,他想

的说的还是他的老友。

于是,《遇见毕加索》满满当当地闪现着同一个名字:毕加索。科克托放下所有偏见,喜滋滋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新朋友,这个总爱以小丑为题创作的西班牙人。在他看来,艺术从来都是活跃于街头巷尾、集市木棚、小酒吧午夜场的。如果非要给它下个定义,那么只能是两个字:简洁。因为只有回归简洁,才是对那个繁复至死的时代唯一有效的反抗。小丑只用了10分钟就展示出活泼的生活,而挪到剧院里,就变成没完没了的3小时。毫无疑问,毕加索就是现实的尤利西斯,是描摹日常的好手。与印象派酷爱的阴影、野兽派打翻的颜料不同,这位“禁欲系”的堂吉诃德更符合科克托对法兰西艺术的极致想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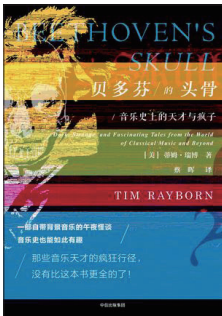
“诗神将画家圈起来,引导着他的手,好让他能够在这混乱的世界中,定下人类的秩序。”他身披菱形格纹彩衣,亲自上阵,只用一个烟斗、一件器物、一副扑克、一盒香烟,就把生活的日常和盘托出;只用笨拙无比的涂抹、线条、块面、色彩,就不带装饰地诠释出真实与虚幻的距离。说到底,天才科克托就是“天才收割机”,总在享受着发现天才的乐趣。当然,天才的嫁衣并非轻轻松松从天而降,它需要一颗同样天才的头脑。或许,科克托执迷的不是毕加索,而是他自己,是他汲汲渴求的现代艺术。于是,当整个世界都匍匐在毕加索脚下,戮力仰望大师的容貌,戮力去博他一笑,只有科克托有资格站在他身边,以同路人的口吻骄傲地说上一句“至少,如果我垂下眼睛,我的目光仍有机会向毕加索致敬”。

天才与疯子之间只有一个头骨的距离

【文/林颐】

荐读

>>>



《贝多芬的头骨》

作者:[美] 蒂姆·瑞博
出版社: 中信出版集团

贝多芬逝于1827年3月26日。据说,法医学家于次日切开了他的头骨,后来这批头骨四处流落,许多学院都声称拥有“贝多芬”,后来20世纪的DNA技术排除了大部分的可能。这件轶事见于美国作家、音乐史家蒂姆·瑞博的著作,即《贝多芬的头骨》。

瑞博说,该书还可起名为《莫扎特的头骨》。据说可怜的莫扎特在死后被挖坟,盗墓贼偷走了他的头颅,卖给了一个研究基金会。瑞博接着说,该书还可以叫《海顿的脑袋》,据说海顿去世不久,两位朋友和崇拜者切下了他的头颅,偷偷地藏了起来。

总而言之,不管哪种书名都符合本书意旨,也挺符合作者的“恶趣味”。就可靠性而言,“据说”太多,作者所言不可尽信,他也无意让人信服。津津乐道引人注意的,大多是些八卦,听听笑笑就算了。我比较好奇引起这些八卦的原因。

比如,为什么有那么多的“丢脑袋”呢?瑞博谈到了欧洲的颅相学和头颅崇拜。可惜未能展开。我找了找“场外援助”。有本可爱的小书,叫《人类砍头小史》。该书集合了被砍下的著名“脑袋”的各种传闻,作者惊叹:“人类的头颅是件了不起的作品。”人头在历史上甚至一度被当作货币。一种非常宝贵,也象征着权力的东西。在人类的文化传统里,活人一直向死人乞求授权,头颅作为人体抵抗腐烂的

部件,仿佛能够抵抗死亡,保存生的力量。

《贝多芬的头骨》副标题名为“音乐史上的天才与疯子”。音乐家们为什么那么容易陷入疯癫呢?这个文化史的议题,在20世纪就得到广泛的关注。迈克尔·福柯在代表作《疯癫与文明》里强调了疾病,尤其是“疯癫”的文化建构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疯癫文化,对异常有不同的看法。福柯把“焦虑”定义为“某种体验的风格”,它在创伤、创伤所引起的心理机制、在病态事件的历程中所影响的重复形式之上,留下了印记。如此看来,作家、音乐家、艺术家这类容易“焦虑”的人群,难免就会多些天才与疯子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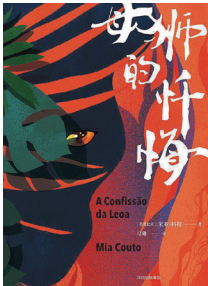
瑞博还是中世纪史学家。因此,他的八卦具有历史色彩。整部作品可以放在欧洲大历史中去观察。音乐史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,如何成为窥探欧洲历史发展的一扇窗口?以及,音乐家个人如何参与了历史?

苏格兰女王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恩怨,早就被人嚼成甘蔗渣了,瑞博的版本里多了一个叫“大卫·里奇奥”的音乐廷臣的挑拨离间。故事未必真实,里奇奥没有那么大能量,不过优伶对君主的影响力真是好话题,也算是个新颖的视角。欧洲很多音乐诞生于宫廷,乐师的经济地位离不开宫廷的奖励。莫扎特的死因与竞争对手萨列里有关吗?众说纷纭,没有真相,历史在风雨里掀动。音乐不是世外乐土,我们听到《英雄交响曲》,就会想起拿破仑,听到瓦格纳,就会想起德国的政治变幻。

全书前半部分讲述古希腊至21世纪的音乐家轶事,涉及人数众多,碎片化,好在文字诙谐精要,不妨当作专栏随笔。后半部分谈论音乐的神话起源与文化衍变,提供了相对系统初浅的阐释,对欧洲音乐史能有大致轮廓背景认识。有关酒神狂欢、瘟疫与赎罪、政治与权谋、民谣的暗黑属性等分析,体现了瑞博作为文化史学家的专业素养,他对符号的关注以及符号内涵的解释,将音乐家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从模糊的历史背景中凸现出来,从而使得整部作品在故事之余,也有了些历史的参照。

新书

>>>



《母狮的忏悔》

作者:[莫桑比克] 米亚·科托
出版社: 中信出版集团

非洲,库鲁马尼村,二十六个女人接连葬身狮口。猎人阿尔坎如接到捕狮的任务,即将来到文明与野蛮的边缘。随着对事件的调查,猎人发现凶手另有其人,受害者之间也有某种不可言说的联系。看似忠诚的夫妻关系,不可调和的人兽冲突,母狮与秃鹫,大地与河流,发生在库鲁马尼的一切,逐渐染上一抹神秘又离奇的色彩。



《最后一个捕风者》

作者: 蒲末释
出版社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十段难以释怀的往事,十种挣脱逃离的人生。这是一本关于小镇青年的故事集,故事的基调大多悲伤,却透着干净明亮的底色。作者从熟悉的小镇、人事出发,用冷静克制的笔调,书写小镇青年的痛苦和挣扎。